



一二八抗日戰爭的回憶

丘東平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瞬間一二八週年紀念又到了。閘北的瓦礫依然，血跡未乾，一片荒涼之狀，不忍目睹。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重砲又復轟擊山海關進窺平津了。國難到了最緊急的關頭了。而中國民衆對於去年一二八英勇的抗日戰則多已淡然若忘。本誌因請當時參戰最力之一五六旅副官丘東平先生撰著一文，以警讀者，而誌紀念。

記者

表面上，日本帝國主義者一二八對上海之進攻，似爲制止中國抗日運動之戰略。然而，事實并不全是如此；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滬戰之前，中國始終缺少有力之抗日運動，這不是說，中國的抗日運動完全沒有，相反，中國民衆的反帝思潮，卻正急速開展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進攻中國的時候；不過，這種力量爲中國的市僧階級隨時摧毀，並未達到足以打擊仇敵的某種程度，更不成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注目的中國民衆反帝運動的作戰營壘。觀於當局承認日本帝國主義者

的四項要求，把上海民衆抗日團體一律取消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依然以進攻上海爲必需之舉，當更顯然。日本帝國主義者爲制止中國民衆的抗日而進攻上海之聲張，這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身用以掩蔽國際的一種藉口而已。如同對於滿洲之軍事佔領，一貫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上海之軍事行動，完全表現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一意進攻的侵略政策。日本帝國主義者爲求切實確定滿洲殖民地之獲取，爲求本身的政權能夠永遠存立於各帝國主義者爲經濟恐慌而起的尖銳化的衝突之場合，從而挽回行將崩潰之末運，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必然地需用殘暴的武力以進攻中國，蹂躪中國的內地，使中國無條件

89566 的屈服。而且，這不是以進攻上海爲止的，在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曾以砲轟開北的方法砲轟天津，以搗毀引翔港三友實業公司的方法搗毀

青島，以箝制上海民國日報的方法箝制福州，廈門各地報界言論之自由；這些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一貫施行的武力進攻的表現，和進攻上海沒有分別。這是上海的位置，比較其他的地方扼要一點。

田中義一的大陸政策，根本不以滿洲殖民地之獲取爲滿足；「欲征服全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日本帝國主義者得隴望蜀，由滿洲之佔領進而實行中國內地——上海之奪取，我們不得謂爲絕不可能。依據戰時十九路軍軍部所得之密報，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長江流域之佔領，確有預定之計劃：「日方鑒於我軍積極準備抵抗，和平絕望，已決用武力解決。其軍事計劃，即欲佔領所謂

「吳越平原。」按「吳越平原」即北以揚子江爲界，南迄錢塘江止。西沿京杭省道，東至東海間之三角平原。日本將以陸軍二十萬人守京杭省道，并以兵艦密佈揚子江及錢塘江江面，使我軍不得渡江襲擊。至揚子江以北及南京以西之揚子江上流一帶，以無險可據，需兵極大，故無佔領之意。至杭州以西及錢塘江南岸，則崇山峻嶺，不易攻取。故以杭州及錢塘江爲界。陸軍佔領計劃，業由白川大將擬就，而海軍方面，以在滬野村少將資望稍差，故特派安保大將（即前海軍大臣）來滬計劃一切。日方之意，以爲「吳越平原」係中國經濟之中心，如能佔領一年，中國經濟必致破產，可直接影響政治而使中國當局屈服。」這種計劃，雖

發現於上海停戰撤兵會議之時，但我們從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所謂「吳越平原」之估計上，已可明白上海爲她有意奪取之地。然而，即使「吳越平原」佔領的計劃已經施行，日本帝國主義者於上海一帶之軍事行動，也不一定激起如同我們現時所追憶一般的悲憤壯烈之滬戰。中國當局對於京滬之失陷（假設的）是否認爲必需抵抗的問題，在滿洲失陷而中國當局可以絕不抵抗的局面底下，實使我們難以思考。而且，滿洲面積之廣大與物產之豐富，其於中國之位置當遠勝於京滬一隅之地，然而，滿洲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既久，而悲憤壯烈之「滿洲戰」在那裏呢？欲明滬戰爆發之原因，我們對於以下的兩種客觀與主觀的條件，實有首先把握的必要：

一、與歐戰終了同時，和滿洲鄰接的俄羅斯，變成了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完全相反的蘇聯。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一樣，列強已經很早的開始了對蘇聯的進攻。與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其經濟勢力漸次向外發展同時，世界各國以資本主義之壽終正寢已形成空前未有的經濟恐慌；世界各帝國主義者必以瓜分中國及進攻蘇聯爲最後之掙扎。滿洲這兒形成了反蘇聯戰線的東洋的樞紐，這就是從東洋進攻蘇聯的絕好的根據地。日本帝國主義者此次對滿洲之軍事行動，并不單獨關係於中日兩國的一點，觀於國際聯盟之助長戰禍及默認或諒解日本的暴亂，爲之狡猾態度，當不難借管窺豹。然而，在列強相互間的無可排解的衝突中，其事勢之推移，有使西洋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

美國不能不深致日本以嚴重之打擊者，即爲各帝國主義者於反蘇聯途中，日本在滿洲所獨佔的特殊權益。當日本進攻錦州之後，日本之成爲其他各帝國主義者所疑忌與嫉恨，當爲更顯明之事實。帝國主義相互間的衝突，雖不足以阻遏她們瓜分中國的行動，卻能予中國當局以或多或少之便利，而使中國於日軍侵滬之時，有採取軍事抵抗之可能性。然而，這些只可當爲促成滬戰爆發的客觀條件，而發動滬戰之主觀條件，則在於十九路軍之不願屈服與奮勇抵抗。

二、我們確信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中國之進攻，必然地會引起中國民衆悲憤激昂，捨身殺敵，而形成壯烈之反抗行動。十九路軍，即爲實踐這種反抗行動的我們中國民衆英勇的戰士。十九路軍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反抗，不但嚴重的指出了反對不抵抗的意義，並且代表全中國的民衆向帝國主義高舉堅強與沈毅之旗，而豎立數十年來中國民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最有希望之表率。十九路軍之反抗日本，物質上並沒有相當的準備。以軍事上之數量及質量相比而決定兩方激戰之結果，則十九路軍以少數軍隊戰勝日本多數之兵力，以虛敗之槍械戰勝日本海陸空軍最新式之利器，誠爲神奇不可思議之事實。到吳淞戰地觀察的外國朋友詢問吳淞守將翁照垣旅長說：『你們守吳淞是怎樣守的呢？』那時候，他們從翁照垣旅長所得到的解答是：『因為我們要守，所以守下去了！』不然，我們還有什麼話來解答這個問題呢？

這兩種條件恰好在日本進攻上海之日，同時俱備，所以滬戰終於爆發了。

當滬戰之前，十九路軍之兵力，完全以衛戍首都及京滬鐵路之任務而決定駐防之地區，初未有對外作戰的軍事準備。其駐防地分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丹陽、嘉定、真茹、吳淞、上海。各地之部屬如下：

南京——第六十一師第一百二十二旅；

鎮江——第六十師第一百二十一旅及第一百二十二旅共六團；

另一教導團；

常州——第六十師第一百二十七旅的第二三兩團；

丹陽——第六十師第一百二十七旅的第一團；

蘇州——第六十師第一百二十旅的第五六兩團；

無錫——第六十師第一百二十旅之第四團；

真茹——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的一部份；

嘉定——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第五團；

吳淞——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第四團；

閘北——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

龍華及南市——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五旅。

十九路軍的兵力，合計僅約三萬人，而分駐於數百里長之地區，不

89568 消說是十分單薄的。幸有京滬鐵路爲之連貫，故於防禦上得一強固之幹線。由二月二十五日引翔港三友實業社焚殺案發生，以迄於上海民國日報被封及日領向市政府提出四項要求止，十九路軍爲上海嚴重

之形勢及駐滬日軍之挑撥所激發，已有迫切需求戰鬪的熱情。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當局完全接受日領四項要求，十九路軍駐防閘北之第七十八師第一百五十六旅第六團，依據上海當局所承認的條件準備撤防。但我們的第六團的英勇的戰士，他們對於這種無恥的撤防的行動故意的表示滯緩；他們必要在閘北多駐一晚。沒有第六團在閘北多駐一晚，上海的震動寰宇的抗日戰爭，將爲拍賣國土的漢奸所一筆註銷了。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盲目：十九路軍是我們堅強不屈的戰士，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錯認十九路軍是和張學良同胞骨肉的不抵抗者。日本駐滬海軍少將鹽澤的出言是如何誇大：四小時內掃清上海之中國駐軍，佔領上海二十四小時內奪取南京！所以他們敢於用四千餘的海軍陸戰隊來暗襲我們第六團一團的單薄的營壘；所以他們得以飽受我們第六團的英勇的戰士之突擊，而使帝國的顏面蕩洗無存！

就在第六團不願意離去閘北的那一夜，我們現時所歌舞的一二八的那一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及便衣隊四千之衆，以鐵甲車爲掩護，即向我軍陣地作四路之總攻：第一路進攻北站，約一千人，鐵甲車五架，手機關槍甚多；第二路進攻虬江路，鐵甲車三架，約六百餘人；第三路進攻

天通菴，鐵甲車五架，約七百餘人；第四路進攻青雲路及同濟路，鐵甲車三架，約一千人。戰事的爆發，就在中夜十一點三十分的時候。

日本兵確實是不平凡的勇敢，他們跟在鐵甲車的後面，不慌不忙的前進。因爲，在他們的眼裏，中國的軍隊是菜園裏嚇麻雀的草人，就同他們把東三省的十餘萬大軍在一個早晨掃除乾淨一樣，只要一舉手，就可以摧枯拉朽！

然而，雖然如此，誇大的日本兵，目空一切的日本兵，第一合馬便爲中國的十九路軍所擊潰了。直接指揮閘北陣線的翁照垣旅長在他的回憶錄中毫不誇張的這樣寫著：『我們的士兵是初次看見這種威風凜凜，式樣整齊的敵人；他們眼裏放著光彩，好像獵人發見美麗的鳥。碰！碰！碰！碰！……這是他們日夜所高呼要打倒的敵人，這是侮辱我們的國家，欺凌我們四萬萬同胞的敵人，這敵人就在眼前，還預備來屠殺我們自己，預備來佔領我們的土地，殺喇！殺喇！一陣喊聲，一陣槍聲，撲撲撲……一陣機關槍聲！眼看著舉措張皇的敵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去，倒下去……鐵甲車在突停了一下之後，又衝進來了！五十碼了！三十碼了！手榴彈像雨一般的飛出去，在一陣巨響震耳和灰塵飛騰之後，鐵甲車回轉頭了！驚慌無措的敵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走，撲撲撲……機關槍又活躍起來，從左邊掃到右，又從右邊掃到左，一剎那，除了錯錯落地橫著許多敵人的屍骸外，什麼都沒有了！』

一點四十分，敵人從虬江路口，廣東路，寶興路口等處捲土重來，向

第六團第一營的陣地衝鋒，人數在一千五百人，依然以鐵甲車掩護。同時并佔據扼要高屋，以機關槍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從高屋上拋擲炸彈，以毀壞我軍的防禦工事。這一次的激擊，我們的士兵依然是半步不退，近則肉搏，稍遠則拋擲手榴彈，從沒有虛費子彈。當酣戰時，敵人突然以鐵甲車衝鋒，把我們的士兵分成兩截，但卒為我們的士兵用手榴彈炸燬他們的鐵甲車，嚴銜他們的威力。敵人以鐵甲車向我們衝鋒至六七次之多，然而牠們每一次衝過我們的陣線，接著又是一場驚人的「白兵戰」，我們的陣地，終於又為我們英勇的士兵從敵人的巨爪裏攫奪回來。我們的戰士誠然死得很多，但敵人為我方所擊斃者，數目更在其上。而且，敵人的鐵甲車已有六架為我軍的手榴彈所炸毀。

我軍的左翼陣線天通路、青雲路、橫浜路等處亦同時遭受敵人的鐵甲車的猛攻。但是，沒有不同樣的結果，依然是擊潰敵人。許多士兵奪獲了日本兵的鋼盔，立刻就在陣地戴了起來。

第二次的激戰暫時停止之後，翁照垣旅長即令所部進行更堅強之軍事佈置：令第五團團長丁榮光派第一營開來閘北，歸第六團團長張君嵩指揮。第六團第二營死傷過多，第五團派來之第一營於二時到達閘北，立即接防第六團第二營陣地，并於每連補足機關槍一挺，在寶興路橫浜路一帶右面與第六團第一營聯絡，左面與第六團第二營聯絡。并在虬江路附近置迫擊砲兩門，歸第六團第一營營長利長江指揮；在青雲路置迫擊砲兩門，歸同團第二營營長吳康鑑指揮。為預備應付

敵人的掩土重來，另外還令第五團團長丁榮光親率該團第三營全部增援閘北。丁團長於三時五十分率所屬第二營到達青雲路，即將該營加入青雲路至八字橋之間，構築陣地，右面與第六團第二營聯絡，左面與本在八字橋之一連聯絡。同時，張團長并將所屬第二營撥歸丁團長指揮。此時丁團長所擔任的陣地即從寶興路口沿天通巷路、青雲路直至八字橋。

敵人飛機的出動，約在二十九日早四時。我軍對於敵人的飛機甚少戰鬥的興趣，因為這是不能肉搏的東西。但敵人的飛機始終不會減少我軍的奮勇，牠們的威力只限於轟炸民房，破壞我軍之掩蔽部。然而，我軍以肉搏為特長，肉搏，這是絕對無需掩蔽部的決鬪。

這以後，敵人的戰略慣於在飛機轟炸之後，繼以猛烈的砲攻或依然用鐵甲車衝鋒，然而，這種戰略也同樣的不能獲取絲毫的效果。十九路軍英勇的兵士，總是一次過一次的打得敵人落花流水，不過，在這種戰況之下，廣東路橫浜路以及寶山路一帶的民房，已為烈火所焚燬。

上午九時許，敵人的飛機向寶山路施行大轟，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即在此時起火，北火車站鐘樓亦被焚。接著，敵人以鐵甲車向北火車站大舉衝鋒，意在實行佔領。北火車站本駐自動參戰的憲兵一連，此時為敵人砲火壓迫過甚，即行退走，北火車站幾被佔領。張團長急調所部第三營增援虬江路路口與寶山路路口等處，以充實北火車站之防守，終使敵人不能越過雷池一步。

敵人屢戰屢敗，堂堂帝國的面子已蕩洗無存，為和緩戰事以待援兵計，於三十一日由日本領事向市政府提出停戰要求，并請英美領事居中調解停戰三天。我軍深知敵人停戰之要求全無誠意，只利用停戰時間一面加強作戰之工事，一面通告開北居民乘機逃出戰區。

停戰之最後一天——二月二日，十九路軍總指揮部得悉在開北為我軍所擊潰之敵人，已退回租界及江灣以東一帶，已動員陸軍二師，有向吳淞登陸大舉圍攻的企圖，故決定全軍佔領虹橋，北新涇，大場，胡家莊，以至於吳淞之線，并派六十師一百二十旅鄧志才旅長率所部抵達開北接防，令七十八師一百五十六旅第五第六兩團將開北防務移交鄧旅，該兩團即開回金家角附近整理休息；翁照垣旅長即率所屬第四團佔領吳淞為我軍左翼根據點，而死守之。

在開北之戰爭中，我們有一件不可忽略之事，即為翁照垣旅長於敵人首次援兵未到以前佔領虹口及楊樹浦一帶敵人根據地之計劃。翁照垣旅長對於這種以進攻為防守之計劃，實為十九路軍對付敵人必需採取之戰略。翁旅長對於這種計劃的根本認識即是如此：「不管他租界不租界，凡是日軍所在的地方，無論他們以之為向我們攻擊或策劃運輸之根據地，我們都有加以猛烈的進攻而奪取之的必要。」所以他一再向上峯具陳計劃，決於二十九日晚，對日軍施行猛烈的進攻，佔領日軍江灣路司令部，和北四川路日本小學校一帶的根據地，進而將蘇州河以北至楊樹浦一帶所有的日軍，全部掃清，使日軍援兵到時，

失去反攻之根據地。倘若這種計劃能夠實行，則滬戰於歷史上的價值之偉大，必不同於我們在今日所估計的。從政治上說，滬戰的結果是勝利的，然而，從軍事上說，滬戰的結果是失敗的。滬戰於軍事的估計上之所以被認為失敗，這最大的缺點就是十九路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作戰只限於消極之防禦而絕少進攻的意味。最可惜的，就是翁旅長提議進攻的時間恰好為停戰日期。十九路軍為欲正式踐行日本帝國主義者虛偽之停戰協定，所以這種不可多得的戰略，終於為一時的忽視而被拋棄不用了！

三

第一百五十六旅第五第六兩團，於未卸棄開北防務之先，即駐防開北之最後一天——二月二日，還遭受敵人一次猛攻。敵人的火炮從一日晚繼續開至二日天明，拂曉時尤為猛烈。下午二時，敵人的砲攻更加厲害，我軍全線都發見敵彈。我軍依據頤垣殘壁，奮力抵抗，於火饑瓦礫之上與敵人肉搏，而敵人所受的教訓，依然是只有潰敗而無進展。

一月三十日，日艦運特別陸戰隊三千至滬。二月一日，日軍又有四千由楊樹浦登陸。直至三月三日，敵艦開始砲擊吳淞。於是，戰事引伸於開北沿江灣以達吳淞之線，戰事之中心且由開北移至吳淞。

由三日至四日，敵艦繼續砲擊吳淞，但為翁照垣旅長率所屬第四團奮力抵抗，敵人不能登陸。接防開北之鄧志才旅亦於天通菴路，虬江

路，寶山路及中興路各處開始與敵人劇戰，結果皆擊退敵人。

二月七日，敵人以海陸空面總攻吳淞。這是從四日以後吳淞第二次的大戰。敵人以二十餘架飛機集中吳淞向我軍陣地大施轟炸，同時泊在張華浜碼頭附近及吳淞對面三夾水等處的敵艦二十餘艘，亦集中向我軍陣地大施砲攻。張華浜車站附近的敵人還有重砲十餘門，集中火力向吳淞和鐵橋頭一帶我軍陣地轟擊。激戰不久，敵人以鐵甲車掩護二千餘人，用移山倒海之勢，從張華浜向我軍蘊藻浜陣地猛撲，時蘊藻浜我軍只有趙金聲一連，苦戰約一小時，結果以衆寡懸殊，死傷殆盡，退至鐵橋頭前端，但是以後又把敵人全數擊退了。這一次，我們的士兵是非常巧妙的擊退敵人，並不是憑藉肉搏的力量。

閘北方面，敵人於六日晚十時向八字橋我軍陣地進襲，激戰至一時許，爲我軍所擊退。七日正午十二時，敵人又以飛機及大砲掩護步兵千餘，用機關槍小鋼砲向八字橋我軍陣地猛烈衝鋒，我軍奮力抵抗，并以一部份包抄其後，卒將敵人擊潰。午後二時，敵人增援一千餘，繼續猛撲八字橋我軍陣地，砲火比前更烈，然而結果依然失敗。敵人以計不得逞，至下午五時，又捲土重來。這次進襲之敵人爲野村少將率領之初到部隊，武器異常銳利，砲火之烈，數倍於前。我軍迎頭痛擊，終又重創敵人，陣地毫無動搖。是爲八字橋之戰。

89571
又虹口公園之北至江灣以南一帶敵人亦以猛烈砲火向我軍陣地衝鋒，并以坦克車兩輛，隨軍前進，激戰至烈。相持不久，敵人勢將潰敗，

我軍從戰壕躍起立即衝鋒，敵人惶懼，急以坦克車向我軍再度衝鋒，不料敵人的坦克車異常盲目，一衝鋒即墮入我軍的戰壕內。我們的士兵好像在池沼裏捉住了兩隻烏龜，十分快活，立刻用手榴彈把它們炸得粉碎！

二月九日敵人大隊集中楊樹浦，但戰事中心仍在閘北及吳淞兩點。

二月十三日拂曉，敵人以煙幕彈爲掩護，在曹家橋及紀家橋一帶偷渡蘊藻浜。據日本俘虜供稱：此次進襲爲他們決死之戰，日本以半月來屢戰屢敗，自付堂堂帝國面子，失辱過甚，乃以五千餘陸軍，組織決死隊，拼命衝鋒，必以爭回面子爲止。曹家橋及紀家橋一帶爲我軍六十一師陣地。接觸後我軍即一氣衝鋒，但敵人既多，砲火又烈，機關槍密如驟雨。我軍先後衝鋒凡五次，皆不得手。同時敵人亦猛力來攻，我軍奮死抵抗，屢次陷於苦戰。我軍增加隊伍，繼續衝鋒。一連衝鋒至數十次之多。但因傷亡過衆，陣勢漸轉危緊。而且，敵人據地既穩，六十一師一二二旅，以兩團兵力合攻敵人正面，一二二旅派出兩營由廟行繞攻敵人背後，仍不能使敵人陣地動搖。敵人愈戰愈衆，而我軍則因屢次衝鋒損失極大，愈戰愈少，激戰時間延長至二時許，終於未能擊潰敵人。於是，曹家橋及紀家橋一帶陣地，即爲敵人所佔領。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變更戰略，親率所部兩營，用手榴彈及匣子槍，於晚上九時突入敵人的宿營地。敵人以激戰竟日，疲憊過甚，皆從夢中驚醒。然而我軍在夜中作戰的神勇，是

89572 敵人所未嘗試的。敵人在萬分狼狽中仍能奮起應戰；但是他們的威力根本解除，不到一點鐘的工夫，便完全解決了。是為有名的紀家橋之戰。

敵人以全力傾注吳淞，開北陣線尙告平靜。十四日，江灣方面我軍會與敵人激戰。敵人對江灣之進攻多用大砲，勞働大學亦被砲燬。但我軍奮力應戰，卒將敵人擊潰，并佔領萬國體育會砲馬場。敵人以鹽澤及野村兩少將皆為中國十九路軍所戰敗。即派陸軍第九師團全部由植田中將率領來滬增援，是日在上海登陸。十六日，日本政府決令植田中將向十九路軍提最後通牒。吳淞方面仍激戰終宵，開北江灣路亦有小接觸。十八日上午，我軍與芳澤在英領署談判決裂。下午，植田中將向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致哀的美敦書了。

十九日我軍駁覆日牒。二十日晨七時二十分，植田下總攻擊令。敵人以海陸空全副力量，於七時三十分開始向吳淞、江灣，開北我軍全線大舉進攻。我軍對於敵軍此次之進攻，早有相當之準備。敵人進攻時，我軍全線將士奮勇抵抗，毫不退讓。敵人雖以全力攻擊，竟日，結果仍慘遭失敗。而我軍陣線，卻毫不變動。全線各地戰況分述如下：

江灣——敵人爲欲截斷我軍之聯絡，所以總攻擊之戰略，特別側重江灣。敵入下令總攻後，江灣方面敵軍，先以飛機六架向我軍陣地偵察，并拋擲炸彈。六時許，敵與我前線步哨接觸，即以大砲猛攻我軍陣地。八時後，敵入步兵三千餘，以坦克軍二十餘輛爲前驅，猛撲江灣西體育

會路一帶我軍陣線。我軍奮力應戰，繼以肉搏，至十一時許，敵人陣線漸次潰敗，同時，敵入坦克軍中我軍地雷，立時燬滅四輛。於是，敵人陣線大亂，全部潰退。我軍乘勝追擊，敵入死亡枕籍，殲滅約在八百餘人以上。下午一時許，敵入步兵二千餘，向江灣我軍陣地作二度進攻，砲火之猛烈，數倍於前。但爲我軍迎頭痛擊，至三時許，又向後潰退。晚七時，敵入捲土重來，向江灣我軍陣地作三度進攻，激戰至九時，又爲我軍擊潰。全日激戰結果，除殲滅敵入千餘及燬滅敵入坦克車四輛外，并奪獲其他戰利品至多。江灣大連灣路方面，於下午五時左右，敵入陣線內地忽然起火，以爲中計，忽促間四散奔逃，我軍即乘機追擊。晚七時，我軍先鋒部隊到達平涼路，迫近敵入司令部。是役第五軍已在江灣參戰。

開北——晨七時起，首先向開北進攻者爲八字橋方面敵人。他們先以大砲向八字橋我軍陣地轟擊，但我軍均伏處戰壕，不動聲色，亦不開槍還擊。九時許，敵人以坦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二千餘，向八字橋我軍陣線衝鋒。同時，敵入飛機亦在空中助戰。我軍在彈雨之下，以機關槍及迫擊砲應戰。待敵入坦克車衝入陣線時，我軍以手榴彈引發地雷，立將敵入坦克車燬滅二輛。敵入傷亡枕籍，狼狽奔避。我軍乘勢反攻，即將敵入擊潰。三時許，敵入有再圖進攻模樣，但爲我軍神勇所鎮懾，畏縮未敢再舉。敵人以八字橋戰事既慘遭失敗，午前十時許，即轉向大通菴路我軍陣地作同樣進攻，槍砲互射，勢如驟雨。敵入視爲唯一利器之坦克車，屢圖衝折我軍陣線，但我軍悉數暫時放棄敵入步兵，集中所有手榴

彈以對付坦克車。敵人的坦克車恐受圍困，向後潰退。我軍從戰壕躍出，即大舉衝鋒。敵人所用以掩護衝鋒之坦克車，此時乃變為掩護退敗之用。敵人以八字橋及天通菴路先後失敗，乃急抽派步兵四百餘名，鐵甲車十餘架，并以飛機及大砲為掩護，沿邢家宅路及新民路向北火車站進襲。至寶山路口，為我軍突出應戰，一面拋擲手榴彈，一面以機關槍掃射。敵人驚惶四竄。一部份，由鴻興路向東逃匿，為寶興路我軍迎頭痛擊，悉數殲滅。義品里之南，屍骸狼籍。敵人以偷襲不成，張脈債與，在北河南路底與靶子路北，同時以大砲轟擊我軍陣地，我軍亦以砲還擊。至二時後，完全砲戰。敵人既敗於八字橋，又敗於天通菴路，再敗於邢家宅路之後，猶作困獸之鬪，於下午五時一刻左右，重調精銳，向西寶興路我軍陣地進攻。結果又為我軍所擊潰。敵人轟擊我軍陣線之大砲，均發自虹口靶子場及狄思威路。敵司令部方面，但我軍還砲極準，狄思威路敵司令部，被我軍砲毀，靶子場方面敵人砲位，有被壓迫放棄之勢。下午六時三十分，我軍大砲又將狄思威路敵人砲基轟燬，同時，天通菴路我軍乘勝追擊，敵砲兵因步兵失卻抵禦力，急圖攜砲退卻，但為我軍追及，奪獲山砲六門，敵人司令部，即被我軍佔領。

吳淞——上午八時半，敵艦三十餘艘，向吳淞我軍陣地開始進攻，并有飛機二十餘架投擲重量炸彈助戰，張華浜方面又出現重砲八門，野山砲二十四門，集中火力總攻我軍陣地。獅子林及寶山城一帶我軍陣地所受砲火尤為猛烈。但我軍沈着應戰，全線毫無變動。下午三時許，

敵人以裝甲電船三隻，掩護民船三十餘隻，每隻載滿三十餘人，在砲台灣附近強行登陸。我軍以機關槍猛烈掃射，絕不予他們以接近的機會，卒將敵人擊退。這一次，由民衆組織的鐵血軍也參戰。

敵人這一次對我軍全線的總攻，結果又是這樣的慘敗了。

四

敵人以二十日全線總攻失敗，又變更策略，於二十二日晨三時許，以步兵二萬餘人進攻廟行鎮，萬餘人進攻江灣，六十餘人進攻八字橋三處我軍陣地。江灣及八字橋兩處，激戰不久，即為我軍擊潰，惟廟行鎮一處激戰最烈。敵人二萬餘集中於廟行鎮方面後，即以鐵甲車及坦克車三十餘輛掩護衝鋒，企圖一舉佔領，故來勢之猛烈，為開戰以來所僅見。幸我軍步哨覺察甚早，全體得以預先準備，待敵人來近，即奮起迎擊，并包抄敵人之後，加以圍攻。但敵來意頗存奢望，故亦極力掙扎，作困獸之鬪。至拂曉，短兵相接，完全肉搏，激戰之猛烈，比紀家橋一役尤甚。我軍以衆寡懸殊，頗陷危境。正午十二時，我軍得援，出奇兵包抄敵人後路，於是，敵人乃全線動搖。至下午五時，終為我軍擊敗。是為有名的廟行鎮之戰。

二十二日晚十一時，離廟行迤南十餘里之金穆宅侯家木橋地方，有敵人大部二千餘為我軍包圍。敵司令部得悉，即派大批援軍，連同潰退士卒，作猛烈之反攻，并以坦克車三十餘輛，鐵甲車二十餘輛，猛烈衝

89574 鋒企圖將我軍擊破，使被圍之敵人出險。他們以本國軍隊被隔於我軍重圍之內，不敢施用砲攻，祇恃機關槍及刺刀與我軍作猛烈之肉搏。我軍六十一師即分撥一部份約五千餘人與之應戰，形勢甚為優越。晨四時，敵人飛機多架向我軍大施轟炸，我軍突陷危境。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得悉，即親率所部一團前往增援，不久將反攻敵人全線擊潰，并將被圍敵人二千餘悉數殲滅。江灣方面亦有極猛烈之激戰，結果敵人亦為我軍擊敗，并生擒敵人十九聯隊之西尾少尉。

二十五日，江灣方面我軍以所有防禦工事皆為敵人大砲轟毀，不得已放棄江灣鎮。小場廟方面敵人偷渡，并以陸軍九千餘人由江灣線起沿小場廟、竹園墩、趙家宅及孟家宅等處以重砲猛攻，但結果仍為我軍擊敗。

二十九日，由吳淞至閘北全線大戰又起。我軍陣地仍無變動，至三月一日，敵人白川大將率領第十一及第十四兩師團由瀏河登陸，取包圍勢。我軍以戰機急轉，不得已全線撤退。驚天動地之滬戰，即由是終了。

投稿諸君惠鑒：

近來本誌投稿常有寄交個人轉遞及託人介紹者，輾轉寄遞，每多延誤。以後如蒙惠賜宏著，請一律郵寄（最好掛號）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東方雜誌社收。信面請勿書編輯人姓名，並勿託個人介紹轉遞。來稿如須退還者，務請附寄郵票。寄稿信內並勿夾入他項函件。否則如有延誤遺失，本社概不負責。特此奉告。

東方雜誌社敬啓